



AnNaKaLieNiNa

安娜·卡列尼娜

(俄) 列夫·托尔斯泰 著 李忠清 余一忠 译

全译本

下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

(俄) 列夫·托尔斯泰 著 李忠清 余一忠 译

全译本

下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(闽)新登字 05 号

安娜·卡列尼娜

(俄) 列夫·托尔斯泰 著 李忠清、余一中 译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:350001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州世友电脑公司排版

福建省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(三明市新市中路 70 号 邮编:365001)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25 印张 4 插页 810 千字

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199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 5001-10000

ISBN 7-80640-108-3

I·1003 定价: 18.00 元(上、下册)

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厂调换

谢尔巴茨卡娅公爵夫人认为，离大斋期^①只剩下五个星期，要在节前举行婚礼，是不可能的了，在这期间连一半嫁妆也来不及置办。但她又不能不同意列文的意见，列文认为等到大斋期之后未免太迟，因为谢尔巴茨基公爵年迈的姑妈病情十分严重，很快就会谢世，那时因为服丧又会延迟婚期。因此，在决定将嫁妆分为大件和小件两部分后，她终于同意在节前举行婚礼。她拿定主意，现在先把小件的办齐，大件的以后再补送。她恼火的是列文一直未能认真答复她是否同意这么做。况且，她这个想法也是妥当的，年轻人一结婚就到乡下去了，大件嫁妆在那儿根本用不上。

列文依然处在那种极端兴奋的心境之中，他似乎觉得，天下万事万物都主要是和仅仅是为他和他的幸福而存在的。现在他什么也不用考虑，不用烦心，一切都人为他料理。对今后的生活，他甚至没有任何计划和目标，凡事听凭别人做主，相信一切都将是美好的。他该做的事情都是在他的哥哥谢尔盖·伊凡诺维奇、斯捷潘·阿尔卡季耶维奇和公爵夫人的指点下做的。无论叫他做什么，他都一口应允。哥哥为他借来了钱，公爵夫人建议一结婚就离开莫斯科，斯捷潘·阿尔卡季耶维奇要他到国外去，他都表示同意。他心想：“只要你们欢喜，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！我是幸福的，无论你们做什么，我的幸福都不会大一点，也不会小一点。”当他把斯捷潘·阿尔卡季耶维奇要他们出国的建议告诉吉蒂时，他大为惊讶的是，吉蒂居然不同意这么做，她对他们的未来生活抱有某种明确的打算。她知道，列文在乡下有他心爱的事业。正像他见到的那样，她并不理解这一事业，而且也不想理解，但这并不妨碍她认为这一事业是至关重要的。因此，她知道他们的家将安在乡下，她想去的不是她不会长期居住的外国，而是他们将要安家落户的农村。这一明确表达出来的愿望，使列文感到惊讶。但列文什么都觉得无所谓，便

① 基督教斋戒节期。据《圣经·新约》载，耶稣于开始传教前在旷野守斋，祈祷四十昼夜。教会为表示纪念，规定耶稣复活节前的四十天为此节期。教徒们在斋期不得娱乐，不得结婚。

立刻请求斯捷潘·阿尔卡季耶维奇到乡下去一趟，用他的全部知识，按照他多样的审美趣味把一切安排妥当，仿佛这是他份内的事情。

“你倒是听着，”斯捷潘·阿尔卡季耶维奇为列文和吉蒂安排好一切从乡下回来后，有一天对列文说道，“你有你做过忏悔的证书吗？”

“没有。怎么啦？”

“没有忏悔证书是不能结婚的。”

“啊呀呀！”列文叫道。“我大概有九年没有忏悔了。我连想都没有想过。”

“你真行！”斯捷潘·阿尔卡季耶维奇笑着说，“你还说我是个虚无主义者呢！不过，这是不行的。你必须忏悔。”

“什么时候呢？只剩下四天了。”

这件事也由斯捷潘·阿尔卡季耶维奇安排妥了。对列文，也像对一个不信教但同时又尊重别人信仰的人一样，出席和参加各种各样的宗教仪式，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情。现在，他正处于对一切都敏感、充满温情的心境之中，这种迫不得已的敷衍，对列文来说，不仅难以忍受，而且根本无法做到。现在，正当他风光体面、英姿勃发的时候，他却必须编造谎话或者亵渎神明。他觉得自己两样都做不到。但是，无论他怎样询问斯捷潘·阿尔卡季耶维奇能否不忏悔而搞到证书，斯捷潘·阿尔卡季耶维奇总是说不行。

“对你来说，两天时间算得了什么？司祭是个非常可爱而又聪明的老人，在你不知不觉中，就为你把这颗牙拔掉了。”

（第一天做日祷时，列文试图回忆他在十六七岁时所体验过的那种强烈的宗教感情。但他立刻相信，这在他看来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。他想把这一切看成是探亲访友一类毫无意义、徒具形式的习俗，但他发觉，就是这一点他也绝对做不到。列文对待宗教的态度，也像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，是十分模糊不清的。笃信宗教，他是不可能的，但与此同时他也不能肯定这一切都是错误的。由于他无法相信他所做的事情的重要性，又不能把这件事当作空洞的形式而采取淡漠的态度，因此他在祈祷的时候，自始至终都感到尴尬和羞涩，因为他做的是他自己所不理解的事情，所以——正如良心所告诉他的那样——是一件骗人的和不光彩的事情。）

在祈祷的时候，他一会儿听祷告，竭力按自己的意思去理解祷词的含义；一会儿又觉得无法理解，应当加以批判，便尽可能不去听它。他无聊地站在教堂里，沉浸在脑海里迅速闪过的种种念头、观察和回忆之中。

他挨过了日祷、夜祷和晚祷。第二天，他起得特别早，茶也没喝，八点

钟就来到教堂听晨祷和忏悔了。

教堂里只有一个行乞的士兵、两个老太婆和几个执事，除此之外别无他人。年轻的助祭穿着一件薄薄的法衣，这使他那长长的脊背明显地分成了两半。他接待了列文后就立刻走到墙边的一张桌子旁，开始祷告。在他祷告的时候，特别是在他急速地重复那句听起来像是“饶恕、饶恕”的“愿上帝饶恕”的时候，列文发觉，他的思想被封闭起来了，而且现在不必去触动它，否则就会发生混乱。因此他站在助祭的身后，既不聆听祷告，也不思考祷告的意思，依旧在想他的心思。“她手上的表情太丰富了，”他边想边回忆昨天他们坐在墙角那张桌子旁边的情景。差不多也像往常那样，这时候他们是无话可说的。她把一只手放在桌子上，忽儿张开手掌，忽儿又收拢起来，望着手的动作，她自己也忍俊不禁笑了起来。他想起当时他亲吻了这只手，然后仔细地察看粉红色手掌上交织在一起的细纹。“又是‘饶恕’，”列文想，同时划着十字，鞠着躬，看着助祭鞠躬时背部那屈伸自如的样子。“后来，她拿起我的手，细细地看着手上的纹路，说道：‘你的手真好看。’”他看了看自己的手，又看了看助祭的短手。“嗯，马上就要结束了，”他想，“不，看来又要从头开始了，”他边听祷告，边想。“不，就要结束了，瞧，他在作深鞠躬。结束以前总是这样。”

助祭伸出一只藏在波斯绒翻袖里的手，悄悄接过一张三卢布的票子，表示一定为列文登记，然后便在空荡荡的教堂的石板上，踩着一双崭新的靴子，轻快地、轧轧作响地走上了祭坛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从那里瞥了一眼，示意列文过去。列文脑海中一直被禁闭的思想活动起来，但他又急忙把它赶开了。“随便怎么安排，”他想了想，便向读经台走去。他登上台阶，朝右转过身来，见到了司祭。老司祭蓄着稀稀疏疏的花白胡须，生着一双疲惫而慈善的眼睛，站在读经台旁，翻着圣礼书。他朝列文微微点了点头后，便立刻用惯常的声音读起祷词来。读完之后，他深深地鞠了一躬，朝列文转过脸来。

“基督降临于此，在暗中接受您的祷告，”他指着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像说，“神圣的使徒，教会所教导我们的一切，您都相信吗？”司祭接着说道，同时把目光从列文的脸上移开，把手叠放在圣巾下面。

“我曾怀疑过，现在我仍然怀疑一切，”列文用他自己也不喜欢的声音说了一句就停住了。

司祭停了几秒钟，看他还会说些什么；接着就闭上眼睛，用急速的弗拉

基米尔^① 口音说道：

“怀疑是人类所特有的弱点。我们应当祈祷，愿仁慈的上帝使我们坚强。您有什么特别的罪孽吗？”他仿佛不愿浪费时间似的，没有丝毫停顿地又加了一句。

“我的主要罪孽就是怀疑。我怀疑一切，主要是怀疑。”

“怀疑是人类特有的弱点，”司祭又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。“您主要怀疑什么呢？”

“我什么都怀疑。我有时甚至怀疑上帝的存在，”列文随口说道，并为自己说了一句有失体面的话而惶恐不安。但列文的话似乎没有对司祭产生影响。

“怎么能怀疑上帝的存在呢？”他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笑容，连忙说道。列文没有作声。

“当你看到受造之物的时候，又岂能怀疑造物主的存在呢？”司祭继续用那急速的、惯常的口音说道。“是谁用日月星辰装饰了天空？是谁为大地披上了彩衣？没有造物主怎么行呢？”说罢，他用询问的目光朝列文看了一眼。

列文觉得，同司祭作哲学的争辩未免不体面，便就问话本身作了回答。

“我不知道，”他说。

“不知道？那您怎么能怀疑上帝创造的一切呢？”司祭困惑莫解但却愉快地说道。

“我什么都不懂，”列文红着脸说，他觉得他的话很蠢，但在这种情况下又不可能不蠢。

“祷告上帝，求他饶恕吧。就是神父也有怀疑，也祈求上帝坚定他们的信心。魔鬼的力量很大，我们不该屈从于他。祷告上帝，求他饶恕吧。祷告上帝吧，”他又急急地说了一句。

司祭停了一会儿，没有说话，仿佛陷入了沉思。

“听说您正准备和我的教民和忏悔者谢尔巴茨基公爵的女儿成亲？”他笑着加了一句：“一个很好的姑娘！”

“是的，”列文答道。他为司祭感到脸红。“他为什么要忏悔的时候询问这件事呢？”他想。

仿佛在回答他的想法似的，司祭对他说道：

^① 俄罗斯中部城市，位于克里亚齐马河左岸，莫斯科以西160公里。

“您正准备结婚，上帝也许会赐给您后代，是这样吧？那么，魔鬼诱使您不信上帝，您不能战胜他的诱惑，又怎样教育您的孩子呢？”他委婉地责备道。“如果您爱自己的孩子，那么，做为一位好父亲，您一定不会只希望自己的孩子获得富贵与荣华，您一定希望他得到救赎，希望真理的光芒照亮他的心灵。难道不是这样吗？如果天真无邪的孩子问您：‘爸爸！这个世界上使我着迷的一切——大地呀，河水呀，太阳呀，鲜花呀，野草呀——是谁创造的呢？’您又如何回答他呢？莫非您就回答他说‘我不知道’吗？您不可能不知道，因为这个道理上帝曾以他极大的仁慈启示过您。或者，您的孩子问您：‘我在阴间会遇到什么？’如果您什么都不知道，您对他说什么呢？您将如何回答他呢？您让他去受尘世和魔鬼的诱惑吗？这可不好哇！”他说罢就停下来，向侧面低下头去，用一双善良、温和的眼睛看着列文。）

列文此刻未做任何回答，这倒不是因为他不想跟司祭争辩，而是因为谁也没有向他提过这样的问题；至于他的孩子将来提出这些问题，他还有时间考虑该如何回答。

“在您的一生中，现在正是应当选择并坚持一条道路的时候。祈求上帝凭他的仁慈帮助和怜悯您吧，”他最后说道。“愿主并我们的上帝耶稣基督以其仁慈和恩典饶恕这个孩子”……司祭念完恕罪的祷词，为他祝了福，就放他走了。

这天回到家里，列文很是开心，因为那种尴尬的局面终于结束了，而且他也没有说谎。除此而外，还留下一段模模糊糊的回忆，就是那个善良而可爱的老人所说的话，并不像他一开始所认为的那样愚蠢，老人的话里确实有些需要搞清楚的地方。

“当然不是现在，”列文心想，“以后有时间再说。”现在列文比以往更加感到，在他的心灵深处有一种模糊不清、不洁不净的东西。在对待宗教方面，他正处于那种他看得十分清楚并且不喜欢在别人身上看见的状况，为此他还曾责备过他的朋友斯维亚日斯基。

这天晚上，列文跟未来的新娘在多莉那里度过，感到特别高兴。为了向斯捷潘·阿尔卡季耶维奇形容他的激动，他说他快活得像条小狗，主人教它钻圈，它终于明白主人的意思，并完成了要它做的事，然后猎猎地尖叫着，摇着尾巴，兴奋地在桌子和窗台上跳来跳去。

在举行婚礼那一天，列文按规矩（公爵夫人和达莉娜·亚历山德罗夫娜坚持一切按规矩办事）没有和新娘见面，在旅馆里跟三个偶然到他这儿来的单身汉一起，吃了一顿午饭。一个是谢尔盖·伊凡诺维奇；一个是大学同学、现在是自然科学教授的卡塔瓦索夫，列文在街上碰到他，就把他拉来了；还有一个是男傣相奇里科夫，他是莫斯科的调解法官，列文猎熊时的伙伴。这顿饭吃得很开心。谢尔盖·伊凡诺维奇心情极好，他很喜欢卡塔瓦索夫别出心裁的笑话。卡塔瓦索夫发觉自己的笑话受到青睐并被理解，越发谈个不停。奇里科夫则愉快而又温和地参与各种谈话。

“你们看，”卡塔瓦索夫按照他在讲台上养成的习惯，拉长了语句说，“我们的朋友康斯坦丁·德米特里奇过去是个多么能干的人。我说的是过去的他，因为他现在已不是这样了。离开大学后，他喜爱科学，也有正常的要求。现在呢，他的才能一半被用来欺骗自己，另一半被用来为这种欺骗进行辩护。”

“我没见过比您更反对讨老婆的人，”谢尔盖·伊凡诺维奇说。

“不，我不反对。我赞成分工。什么事都不会做的人，应当造出些人来，其他人则应当帮助他们接受教育和获得幸福。这就是我的理解。爱把这两种职业混在一起的人不计其数，我不在此列。”

“哪一天得知您在恋爱了，我该多么幸福啊！”列文说，“您一定要请我参加婚礼。”

“我已经在恋爱了。”

“是的，爱上了乌贼。你知道，”列文对哥哥说，“米哈伊尔·谢苗内奇正在写一本著作，……是关于营养和……”

“哎，别胡扯了！关于什么，这都无所谓，问题在于我确实爱上了乌贼。”

“但乌贼是不会妨碍您爱老婆的。”

“乌贼倒不碍事，可老婆碍事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您以后会明白的。您现在爱农业，爱打猎——您等着瞧吧！”

“阿尔希普今天来过，他说普鲁德诺耶村的驼鹿多得很，还有两头熊，”奇里科夫说。

“去吧，没有我，你们也能打到。”

“这倒是真话，”谢尔盖·伊凡诺维奇说。“那你就先跟猎熊告别吧！妻子不会放你去的！”

（列文笑了笑。想到妻子不让他去打猎，他高兴得愿意永远放弃看到熊的乐趣。）

“不过，打这两头熊，少了您，终究是件憾事。还记得最近一次在哈皮洛夫打猎的情形吗？能有一次精彩的狩猎多好啊，”奇里科夫说。

列文认为，除了打猎，还可能有的有趣的事情，但他不想使奇里科夫扫兴，因此一句话也没有说。

“告别单身生活这种习俗是有道理的，”谢尔盖·伊凡诺维奇说。“但无论有多幸福，总是舍不得自由自在的生活。”

“果戈理笔下的新郎想跳窗逃跑，^①您承认有这种心情吗？”

“想必是有的，但没有人承认！”卡塔瓦索夫说罢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没什么，窗子是开着的……我们马上就到特维尔去！只有一头母熊，可以掏熊窝。真的，搭五点钟的车走！这里的事随他们怎么办吧，”奇里科夫笑着说。

“说句真话，”列文笑着说，“我的心里找不到这种舍不得失去自由的感觉！”

、“您心里现在是一片混乱，所以什么也找不到，”卡塔瓦索夫说。“等着吧，稍稍定定神，一定能找到！”

（“不，除了感情（他不愿当着他的面说‘爱情’）……和幸福，如果我多少能感到失去自由毕竟是遗憾的，这就好了……相反，我却为这种损失感到高兴。”）

“糟糕！一个不可救药的人！”卡塔瓦索夫说。“诸位，让我们为他的康复而干杯，或者祝愿他实现他的理想，哪怕能实现百分之一。纵然如此，这也是人间空前未有的幸福了！”

吃完饭，客人们赶着回去，换衣服参加婚礼。

^① 俄国作家果戈理（1809—1852）的剧本《结婚》中的主人公波德列欣科经人撮合，答应跟一个商人的女儿结婚，但他患得患失，在即将举行婚礼时跳窗逃跑。

〔剩下一个人时，列文一边回忆这几个单身汉的谈话，一边再次询问自己：他的心里究竟有没有他们所说的那种失去自由的遗憾呢？想到这里，他微微地笑了笑。“自由？干吗要自由？幸福就在于爱和希望，希望她所希望的，想她所想的，也就是说，没有任何自由——这就是幸福！”〕

〔“可我了解她的思想、她的愿望、她的感情吗？”有个声音突然轻轻地问了他一句。笑容从他脸上消失了，他陷入了沉思。忽然间，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。他感到可怕，感到怀疑，怀疑一切。〕

〔“她不爱我怎么办？她嫁给我仅仅是为了嫁人怎么办？要是她自己也不知道她的所作所为怎么办？”他问自己。“她会醒悟过来，一旦出嫁，就会明白，她现在不爱我，过去更不可能爱我。”有关她的种种古怪的、最坏的想法纷纷涌上他的心头。跟一年前一样，他还在妒忌她对弗龙斯基的感情，他见到她跟弗龙斯基在一起的那个晚上，仿佛就是昨天晚上。他怀疑她没有把一切都告诉他。〕

他倏地站了起来。“不，这样下去不行！”他绝望地自言自语道。“我就找她去，问她，最后一次告诉她：（现在我们还是自由的，到此为止不是更好吗？什么都比永远不幸，比耻辱，比不忠不贞要好！）”他怀着绝望的心情，怀着对所有人，对自己和对她的愤恨，走出旅馆，乘车找她去了。

他在后屋里见到了她。她正在坐在一个大箱子上，向女仆吩咐着什么，一边在挑选一大堆摊放在椅背上和地板上的五颜六色的衣服。

“哎呀！”她见到他后叫了一声，高兴得容光焕发。“你怎么来啦，您怎么来啦（直到这最后一天，她对他总是忽而称呼“你”，忽而称呼“您”）？真没有想到！我在把做姑娘穿的衣服挑点出来，分送给人呢……”

“噢！这很好哇！”他脸色阴沉地望着女仆，说道。

“你出去吧，杜尼亚莎，过一会儿我会叫你的，”吉蒂说。“你怎么啦？”她问道。女仆一出门，她就毫不犹豫地用“你”来称呼他了。她发现他的脸色不正常，激动而又阴郁，心里感到害怕。

“吉蒂！我很痛苦。我无法独自承受这种痛苦。”他站在她面前，恳求地望着她的眼睛，话音中充满了绝望。他已经从她可爱、诚实的脸上看出，他想说的话不会有任何结果，但他仍然希望她本人来消除他的疑虑。“我到这儿来，是想告诉你，现在还有时间。这一切都可以废除，可以补救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我一点不懂。你怎么啦？”

〔“就是我对说过千百遍的、我不能不考虑的话……我配不上你。你不

可能同意嫁给我。你想一想吧。你错了。你好好想一想吧。你不可能爱我……假如……你最好说出来，”他说这话时，没有看着她。“我会不幸的。人们想怎么议论就怎么议论吧！什么都比不幸强……最好是现在，还不晚……”

“我不懂，”她惊慌地说，“就是说，你想拒绝……不该结婚？”

“是的，要是你不爱我的话。”

“你疯啦！”她叫起来，气得满脸通红。

但是，他的脸上却是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。她只好强忍住气恼，把椅子上的衣服扔开，在他身边坐下。“你在想什么？统统说出来吧！”

“我想你是不会爱我的。你凭什么爱我呢？”

“我的上帝呀！我能说什么呢？……”说罢，她就哭了起来。

“唉，我做了什么呀！”他大声说了一句，便跪在她面前，吻起她的双手。

五分钟后，当公爵夫人走进房间，见到他们时，他们已经完全和解了。吉蒂不仅使他相信她爱他，并向他做了解释。她告诉他，她爱他是因为她完全了解他，因为她知道他应当爱什么，知道他所爱的一切都是高尚的。因此，这些话在他看来是十分清楚的。公爵夫人进来时，他们正并肩坐在箱子上挑选衣服，一边还在争论：吉蒂想把列文向她求婚时她穿的那件褐色连衣裙送给杜尼亚莎，他却硬是不肯把这件衣服送人，而要把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送给杜尼亚莎。

“你怎么不懂呢？她是个黑头发姑娘，穿着不合适……这些，我都想到了。”

公爵夫人听说他到这里来的原因后，半真半假地生起气来，并叫他回去换衣裳，不要妨碍吉蒂梳头，因为沙尔利马上就要到了。

“这几天她就没吃什么东西，人也变丑了，你还用蠢话来伤她的心，”她对他说，“走吧，走吧，亲爱的。”

内疚、羞惭，但却放下心来的列文，回到了旅馆。他的哥哥、达莉娅·亚历山德罗夫娜和斯捷潘·阿尔卡季耶维奇，穿着全套礼服，正等着为他举行圣像祝福仪式。不能再耽搁了。达莉娅·亚历山德罗夫娜还得乘车回去接她那个抹了发油、卷了头发的儿子，她儿子要同新娘一起护送圣像。此外，还得派一辆车去接男宾相，另一辆车把谢尔盖·伊凡诺维奇送走后还要再回来……总之，要考虑的事情实在太多，也太复杂了。有一点是不用怀疑的，就是不能再磨蹭，已经六点半钟了。

圣像祝福很不成功。斯捷潘·阿尔卡季耶维奇摆出一副庄重得令人发

笑的姿势站在妻子身边，拿着圣像，在吩咐列文向圣像作深鞠躬后，脸上带着善意和嘲讽的笑容，向他祝福并吻了他三次。达莉娅·亚历山德罗夫娜也这样做了一遍，便匆匆上了马车，又在为如何调动车辆伤脑筋了。

“我们这么办吧：你乘我们的车去接他；谢尔盖·伊凡诺维奇要是愿意的话，劳驾您也跟着去吧，然后再打发车子回来。”

“好吧，我很乐意。”

“我跟他马上就来。行李送走了吧？”斯捷潘·阿尔卡季耶维奇问。

“送走了，”列文答道，接着就吩咐库兹玛为他换衣服。

3

一大群人，尤其是女人，围住了为举行婚礼而被灯火照亮的教堂。未能挤到中间的人，拥在窗口，推搡着，争吵着，透过窗栅朝里面望着。

在宪兵的指挥下，二十多辆马车已沿街停好。一名警官不顾严寒，站在教堂门口，身上的警服闪耀着光芒。一辆辆轻便马车还在不断驶来。进入教堂的一会儿是头戴鲜花、手提长裙的女宾，一会儿是脱去军帽或者黑礼帽的男宾。教堂内的两盏枝形吊灯和本地圣像前的所有蜡烛都已点燃。挂满圣像的红墙上的金色光芒、圣像上镶金的雕花、银制的枝形大吊灯和蜡烛台、地上铺的石板、垫毯、唱诗班上方的神幡、读经台的台阶、旧得发黑的圣经、法衣下面的长衫、助祭的法衣——这一切都洒满了灯光。在暖融融的教堂的右侧，在许许多多的燕尾服和白领结、制服和花缎、丝绸、头发、鲜花、裸露的肩臂和长长的手套中，可以听见压低了嗓音的叽叽喳喳的谈话声，这声音在高高的教堂圆顶下奇异地回响着。每当敞开的大门吱呀一声响起来时，人群中的谈话声便会静息下来，所有的人都要回过头来看一看，希望见到走进教堂的新郎和新娘。但是，大门已经开了十多次，每次进来的不是属于右边那些被邀请来的迟到的男女宾客，就是属于左边那群非亲非故者的、骗过了警官或向警官求了情才得以进入教堂的女看客。亲戚们和来看热闹的人都等急了。

起初，人们以为新郎和新娘即刻就来，并未在意他们的迟到。后来就越来越频繁地朝门口望去，议论着是否出了什么事。再后来，他们的迟到便令

人感到尴尬了，亲戚和客人们都竭力装出一副样子，似乎他们并未将新郎放在心上，而是忙于自己的谈话。

大辅祭仿佛为了提醒大家他的时间十分宝贵，不耐烦地咳嗽着，窗上的玻璃都被他的咳嗽声震得抖动起来。唱诗班里那些等得不耐烦的歌手们，忽而练练嗓子，忽而发出擤鼻涕的声音。司祭忽而派执事，忽而派助祭去打听新郎来了没有。他本人穿着紫色法衣，系着绣花腰带，越来越频繁地到边门去等候新郎。终于有一位太太看了看表，说：“真是奇怪！”客人们也都不安起来，开始大声地表示惊讶和不满。一位男宾相乘车去打听出了什么事。吉蒂早已全部准备完毕，她穿了一件白色连衣裙，披着长长的纱巾，戴着酸橙花编的花冠，这时正同女主人和姐姐利沃娃^①站在谢尔巴茨基家的大厅里，望着窗外，白白地等候自己的宾相来通报新郎前往教堂的消息，已经半个多小时了。

列文此时穿着一条裤子，但未穿背心和燕尾服，在自己的客房里踱来踱去，不住地探身门外，朝走廊里看看。但走廊里见不到他等待的人，便绝望地回转身来，挥动手臂，对若无其事地抽着烟的斯捷潘·阿尔卡季耶维奇说话。

“什么时候有人碰到过这样一种可怕而又难堪的场面呢！”他说。

“是呀，真是糟糕，”斯捷潘·阿尔卡季耶维奇带着息事宁人的笑容，表示肯定地说了一句。“不过你别着急，马上就会送来的。”

“怎么能不急呢！”列文强压住狂怒，说道。“还有这些可笑的敞胸背心！不行！”他望着身上揉皱了了的衬衫前襟，说。“要是行李已经运往铁路了怎么办！”他绝望地叫道。

“那就穿我的。”

“早该这么办了。”

“被人笑话可不好……等等吧！会解决的。”

事情是这样的：当列文要求换衣服时，他的老仆入库兹玛把燕尾服、背心和一切必需品都拿来了。

“衬衣呢？”列文叫道。

“衬衣穿在您身上呢，”库兹玛不急不忙微笑着答道。

库兹玛没有想到留下一件干净的衬衣。他在接到把行李收拾好并运到

^① 即娜塔利娅·利沃娃。

谢尔巴茨基家里（因为新婚夫妇当晚就要从那里出发到乡下去）的吩咐后，就照此办理，把一切都收拾停当，只留下一套燕尾服。早上穿的衬衣已经揉皱，根本配不上那件时髦的敞胸背心。派人到谢尔巴茨基家里去取吧，路又太远；派人去买一件新衬衣吧，仆人回来说，今天是星期天，店铺都关了门；派人到斯捷潘·阿尔卡季耶维奇那里去拿来一件衬衣，这件衬衣又太宽、太短。最后只好派人到谢尔巴茨基家去打开行李。人们正在教堂里等候新郎，他却像困在笼子里的野兽，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不断地朝走廊里张望，一面怀着恐惧和绝望的心情回想他对吉蒂说过的许多话，猜度她此刻可能出现的想法。

深感愧疚的库兹玛，终于上气不接下气地拿着一件衬衣，跑进了房间。

“正巧赶上。正在往马车上搬行李呢，”库兹玛说。

三分钟后，列文因不愿招惹不快，连表也不看，便在走廊里飞跑起来。

“跑也没用了，”斯捷潘·阿尔卡季耶维奇不急不忙地跟在他后面，笑着说道。“会解决的，会解决的……我告诉你。”

4

“来了！”“就是他！”“谁？”“是不是年纪轻一点的？”“我的妈呀，她像是呆了一样！”当列文在门口见到新娘，同她一起进入教堂时，人群中说道。

斯捷潘·阿尔卡季耶维奇把迟来的原因告诉了妻子，客人们面带笑容，相互间悄声议论着。列文什么东西、什么人都没有看见，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的新娘。

大家都说这几天她瘦了许多，戴着花冠远不如平日那样漂亮；但列文却没有发现这一点。他望着她那披着白色纱巾、簪着白花、梳得高高的头发，她那高耸着的、尤其像少女那样从两侧遮掩着而从前面显露出长脖子的带褶皱领子，以及她那细得惊人的纤腰，觉得她比任何时候都美——这并非因为这些鲜花、这条纱巾、这件在巴黎订购的连衣裙给她的美貌增添了什么，而是因为尽管有这身事先准备的华丽服饰，她那可爱的脸蛋、她的目光、她的嘴唇的表情，依然是她特有的纯洁真诚的表情。

“我以为你想逃走呢，”说罢，她朝他笑了笑。

“刚才发生的事情真蠢，说出来叫人脸红！”他红着脸说道。谢尔盖·伊凡诺维奇走上前来，他只好转过身去。

“你的衬衫故事真精彩！”谢尔盖·伊凡诺维奇摇摇头，笑着说道。

“是呀，是呀，”列文不明白他说了什么，便随口答道。

“喂，科斯佳，现在必须对一个重要的问题作出决定。”斯捷潘·阿尔卡季耶维奇装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说道。“只有现在你才能看出这个问题的全部重要性。有人问我：是用点过的蜡烛呢，还是用没点过的蜡烛？差价是十卢布，”他撮起嘴唇微微地笑着，又添了一句。“我已经决定了，就是怕你不答应。”

列文知道这是玩笑，但他笑不起来。

“究竟怎么办？是用没点过的，还是用点过的？就是这个问题。”

“对，对！用没有点过的。”

“啊，我很高兴。问题解决了！”斯捷潘·阿尔卡季耶维奇笑着说。“不过，在这种时候，人总是很蠢的，”当列文漫不经心地朝他看了一眼，向新娘走去时，他对奇里科夫说。

“记住，吉蒂，你要先踏在垫毯上，”诺尔茨顿公爵夫人走过来说。“您真好！”她对列文说。

“怎么，害怕吗？”老姑母玛丽娅·德米特里耶夫娜问道。

“你不冷吧？你的脸色苍白。等一等，你把头低下来！”吉蒂的姐姐利沃娃说，她将两只丰满而漂亮的手臂弯成圆形，笑眯眯地整了整她头上的鲜花。

（多莉走过来了。她想说什么，却又说不出，先是哭起来，接着又不自然地笑起来。）

吉蒂也像列文那样心不在焉地望着大家。无论别人对她说什么，她都一概报以幸福的微笑，这种笑容此刻在她是十分自然的。这时，教堂里的执事已经穿上法衣，司祭与助祭也走上置于教堂入口处的读经台。司祭转身对列文说了句什么。列文没听清他的话。

“挽着新娘的手臂走过去，”一位男宾相对列文说。

（有很长时间列文搞不懂别人要他做什么。别人也用了很长时间纠正他的动作，甚至已经想随他去了，因为他不是伸错了手臂，就是挽错了手臂。最后他终于明白该用右臂按原来的姿势挽住吉蒂的左臂。等他终于按规矩挽住新娘手臂时，司祭在他们前面走了几步，站在读经台前。一大群亲戚朋

友噙着口水说着话，跟着他们走了过去，拖地的长裙发出沙沙的声响。有个人弯下腰来，为新娘理了理裙子。教堂里静得能听见烛油滴落的声音。

瘦小的老司祭戴着法冠，一绺绺闪着银光的白发分梳成两半，垂在耳后。他从沉重的、背上绣着金色十字架的银白色法衣里伸出一只枯瘦的小手，在读经台旁翻动着什么。

斯捷潘·阿尔卡季耶维奇小心翼翼地走到列文身边，咕哝了几句，向他递了个眼色，又走了回来。

司祭点燃两支雕花蜡烛，用左手斜拿着，弄得烛油慢慢地滴落下来；然后向新郎和新娘转过脸来。这就是听取列文忏悔的那个老司祭。他用疲惫、忧郁的目光看了看新郎和新娘，叹了口气，从法衣里伸出右手，为新郎祝了福，又同样地、但却带着一点谨慎的温情，将撮起的手指放在吉蒂低垂的头上。然后，他把蜡烛交给他们，提起香炉，慢慢地离开了他们。

“这不是做梦吧？”列文想了想，朝新娘看了一眼。他略低着头，见到了她的侧影。她的嘴唇和睫毛微微地颤动着，他知道，她已经察觉到了他的目光。她没有看他，但那高耸的皱领往上，朝着粉红色的小耳朵动了起来。他看到，她胸中的呼吸停住了，戴着长手套、拿着蜡烛的那只小手颤抖起来了。

因衬衣和迟到而引起的忙乱，与亲朋好友的谈话，他们的不满，他的可笑的处境——这一切突然消失了。他感到高兴，也感到害怕。

相貌英俊、身材魁伟的大辅祭穿着一件银白色的法衣，留着一头竖起的、朝两边梳得整整齐齐的髻发。他轻快地向前走了几步，照例用两个手指将法衣往上提了提，站在司祭的对面。

“神——父——赐——福！”庄严的声音震动着气浪，慢慢地、接二连三地响起来。

“应当称颂我们的上帝，时时刻刻，现在，将来，永永远远，”老司祭用温和、动听的嗓音说道，一边仍在翻动读经台上的东西。紧接着，看不见的唱诗班的完整的和声，整齐地、响亮地升腾起来，充满从窗口到拱顶的整个教堂，在达到高潮后，于瞬间停了一下，然后便轻轻地消失了。

照例是为神赐的平安与拯救，为东正教最高会议，为皇帝祈祷，也为今天结为夫妇的上帝仆人康斯坦丁和叶卡捷琳娜祈祷。

“我们祈求上帝赐予他们完全、平安的爱情和帮助，”整个教堂仿佛充满了大辅祭的声音。

列文听着祷词，祷词使他惊讶。“他们怎么猜到我需要帮助，而且恰恰